

西湖古堡航拍图

本报记者 严洁 摄

文化

文脉绵延

诏安传承创新向未来

地处福建南端的诏安,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青梅之乡”“中国海峡硒都”,也是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包容与开放的传统,领略绵绵不绝的文脉书香。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化交流升华两岸情缘

海道针经,作为航海指南,是一种工具书。从明朝开始,海道针经逐渐引起了关注,开始被编入有关的私人著述中,更有一些海道针经被收集编辑成册,成为专著,传留于世。出生于诏安的明代爱国史学家吴朴所著《渡海方舆》《指南正法》便是这样的专著。青年时代的吴朴身处海商、渔民、船工和市井百姓之中,听闻海上之事,谈天文地理,听古今故事,将所见所闻付诸笔端。《渡海方舆》被称为中国

第一部“刻印水路簿”,记录了明朝南北航道和往东、西洋的海路,表达了吴朴对于海事、海防的见解。400多年后,在诏安东湖中学,师生们依旧学习感悟着布衣爱国学者吴朴的海权思想及家国情怀。几百年来,漳州人片帆渡海,筚路蓝缕,不仅在台湾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同时也把闽南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台湾并广为传播。台湾与漳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翻开史料,赴台的漳州名人不胜枚举,其中清代诏安人谢琯樵被誉为“台湾美术开山祖”。谢琯樵在台湾从事书画艺术传播,对台湾画坛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其作品被台湾历史博物院作为镇院之宝收藏。谢琯樵的姐姐谢浣湘是一位诗人。她幼承庭训,饱读经书,39岁设帐授徒,依靠学费维持生计,开创诏安第一所由女子主讲的私塾,是诏安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谢浣湘海人不倦,循循善诱,从教30年,她的

学生包括邻县、邻省的负笈求教者,有不少成为秀才、举人或书院、私塾教师。诏安书画之风始于唐代,盛于明清,因其独特的画风,形成影响遍及闽、浙、台、粤及东南亚地区的独具风格的“诏安画派”。诏安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吴友元认为,诏安书画得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之便,具有明显的海派风格。早在清代,沈锦州、马兆麟等在诏派画坛影响甚大,与外界多有交流。1998年底,沈锡纯等6位知名画家应邀踏上宝岛台湾,在台北市举行了诏安县书画作品联展,实现了诏安书画艺术赴台交流的新突破。与此同时,许多台湾书画家也纷纷到诏安交流。“台湾当代十大名画家”之一的国画大师沈耀初是诏安人。1990年,他回到家乡斥资兴建“沈耀初美术馆”,并将其一生力作予以陈列珍藏,让美术馆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平台。频繁的书画交流活动,大大增进了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同根共源的认同。

折射海上丝绸之路万千气象

诏安是目前漳州发现阴沉木最多的地区之一。“木材因地层变动而久埋于土中者,称为‘阴沉木’。一般多为樟木、柏木等,质坚耐久,旧时为制棺木的贵重木料。”吴友元介绍,地震造成的地裂、地陷、山体滑坡很可能是造成古木被深埋的原因之一。乌山、九侯山、河港山上的古树,因地震、泥石流等原因,被冲激带入海湾,迅速被泥沙深埋。因为无法冲出西埔山、虎蹄山、南山等重重障碍,大树不易被海水带走而在旋涡中沉埋下来,形成了珍贵的阴沉木。诏安古河道的地理特点和阴沉木形成的时间都能印证这个说法。

悬钟古城位于诏安梅岭南门的诏安湾西岸,因地形酷似悬钟而得名。明代在此设置卫所——悬钟千户所,隶属镇海卫。在抗倭斗争中,悬钟千户所是东南沿海的要塞之一,一代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都曾屯兵于此。古城背后是郁郁葱葱的果老山,果老山上下及周边有摩崖石刻37方,被誉为“漳州第二碑林”。山上有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驻守的武将、文士及巡查官员留下的题咏,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吟咏唱和。近年来,央视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在诏安摄制了《悬钟迷城》《悬钟古城抵御台风的秘密》等节目,通过专家科考的形式对悬钟古城形成的背景、所处的地理优势等进行挖掘,详细展示了悬钟古城的前世今生。

“诏安港口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形态是‘口小肚子大’,可以形成一个天然避风港的形态。”在央视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摄制的《梅岭镇的官口港因地形而繁荣》《梅岭镇的蛇形巨石》节目中,专家介绍,避风是港口选址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它可以让船只在暴风雨中得到掩护,减少对船只的危害。在古代,丝绸、陶瓷、茶叶等物资,就通过官口港送往世界各地。诏安梅岭港,自宋朝以来就是闽南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天然避风良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明代更是“千帆云集,商贾咸聚”盛极一时。中央四套《远方的家》栏目组曾到梅岭镇摄制《海上丝绸之路》。据梅岭镇渔民吴友江介绍,他在距离陆地约200米的内屿发现“钓矶”“天南砥柱”“海国燕然”“天风海涛”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在新旧版本的《诏安县志》均未见记载,最近也引来不少学者前来探访。

为了梦想而坚持的故事

“造一艘中国古代的船,航向世界。”近日,诏安籍海洋考古学者许路来到漳州古城,与漳州读者们分享他的新作《造舟记》。童年时诏安老家关于大帆船的回忆,永久地影响着许路。“寻觅、挖掘、研习、复原、建造、下水,一个人的梦想变为一群人的事业”,关于海洋文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字里行间铺陈开来。许路自2000年起进入中国海洋历史与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先后发起并主持福建海岸线踏勘、福建沿海传统造船地田野调查、金华兴号传统广船发现与保护、清初福建赶缙战船复原研究、大理洱海传统帆船田野调查、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自由号寻根之路中国站航海活动等项目。其中,2008年太平公主号复原帆船成功横渡太平洋,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唯一在海外再现的中国传统帆船,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被誉为“一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浮动博物馆”。10多年来,许路先后为《中国海洋报》《中国国家地理》《海交史研究》等刊物撰写大量的普及性

文章,参与拍摄《福建海岸线》《一个人的航海》《寻找中国帆》《造舟记》等海洋题材纪录片。“1949年,诏安城关调整区划名称,划分成第一街至第八街八个街区。我的父亲便是从第七街的许厝寨走出……从漳州诏安老家来的大帆船经常停靠在我家不远的鹭江道码头,这是我记忆中最初也是最深刻的中式帆船印象。”许路说。重新拾回一艘中国帆船航向世界梦想,许路的第一站回到诏安做田野调查,向父辈的船员朋友和造船师傅朋友采集口述历史资料,重新勾勒诏安帆船的船型模样。许路介绍,东山造船师傅小组参与了明清赶缙战船复原研究和设计,海澄郑氏造船家族承担赶缙战船复原实验船太平公主号的涂装,诏安林厝造船师傅承担了太平公主号在厦门和香港的三次改造,云霄金华兴号的汤裕初船长和水手阿才出任太平公主号的执行船长和专业船员……这些印证了明代古籍里屡屡出现的“漳人善驾舟”的说法。



►诏安籍海洋考古学者许路先生与漳州读者分享他的新作《造舟记》 吴瑜琨 摄

►探秘悬钟古城,来一场古今的对话。 本报记者 闫锦 摄



▲梅岭镇果老山上的摩崖石刻 本报记者 严洁 摄